

外婆與我的那個秋天

卞長生



往事鉤沉
秋天到了，秋天不僅在現實中，還深深鑄刻在我的記憶裏。在秋天到來的時候，我記憶裏的秋，也愈加清晰和明朗，那繁忙的場面、豐碩的果實，使我對鄉下農村的親人和老家的一草一木的熱愛，愈加濃烈。

記憶定格在孩提時，一次去外婆家，外婆家正在秋收，院子裏堆滿玉米，玉米曬在草席上，金黃一片，在太陽的照耀下，閃着道道光輝，抓一把，潮乎乎，濕漉漉的，外婆用竹筴子在堆積得足有兩、三寸厚的玉米粒上面劃出深深壟溝，曬過一段，把壟溝填平，再重新劃出溝壑。歇息時，她坐在小板凳上，觀察周圍動靜，在旁邊的樹上，鳥們垂涎地唧唧叫幾聲，飛走了，有人在那裏看護，牠們不敢冒犯。

在草席邊沿上玩耍的我，將兩隻小手插進玉米堆深處，手突然不見，一用力，手又出來了，把玉米擊起老高，不安分的玉米四處亂竄，等我倒騰完了，在我腳下，散落許多玉米粒，外婆並沒生氣，而是耐心地從我的腳下，把玉米一粒粒撿起，兩手捧着，用嘴對它吹氣，把那些黏在玉米粒上面的塵土、草屑吹跑，重新放到草席上。外婆轉身捅捅我的屁股說：「到旁邊玩去。」

我哪知這是討人嫌的事，還是把手插進玉米堆中，手不見了，一會兒，又從玉米堆中拔出來，我很享受和玉米玩耍的感受。我的身體能融入它，它能將我的身體愉快地接納，我是在享受這種快感。不知玉米對小小的我，是什麼樣感受，它緘默無語，但從它明眸閃亮，不厭煩呼應着我，任我的小手，在其身體上來回撫弄的情景看，它此時，對我一定也不會反感。

我那時還不懂得外婆家在這個季節是最忙的，不時地嚷着要外婆領着我，到鄰居家去玩。都忙着呢，哪好意思帶着小孩子，到鄰居家添亂。有一天，外婆說：「今天我帶你去二姨家。」我說：「二姨家在哪裏？」外婆一指東方，說：「離這兒有六里多地呢。」「那咱們

走吧。」我顯得猴急。吃完早飯，外婆領着我開始走路。

外婆是小腳，總是走不快，我走在前面，偶爾拉一拉她的胳膊，每拉一次，她就走得快些。這一次拉她，不僅外婆沒走快，還站住了。外婆的兩眼盯着路旁的一片水窪，一場雨後，經過秋陽暴曬，地上的土快乾了，可踩上去還會留下稍微的印記。遠遠看到在土上有一層金黃色的東西，那顏色，在褐色土壤映襯下，格外鮮亮。原來，是秋收完後，散落在地上的黃豆粒，雨後浸泡在泥裏，地面漸漸乾涸，豆粒也凸現出其婀娜的身姿。

外婆兩眼放光，拿一小木棍，俯下身，一粒一粒地把鑲嵌在泥土裏的豆粒挖出來，積在一起。外婆撿了一些，站起，伸伸腰，對我說：「你小孩子眼尖，看看哪兒還有我們沒見到的。」我開始四處搜尋，每看到一顆豆粒，就指給外婆，外婆聽後，就順着我指的方向尋去，表情興奮輕鬆。撿拾得差不多了，她掏出一方淺藍色的手帕，將其包裏好。

見到二姨，外婆就把這一包東西，拿出來。二姨說：「正好，這黃豆軟和，現吃，就省去浸泡了，中午做成一盤菜。」二姨將黃豆洗淨，添水加少許鹽，佐以花椒大料，煮成一盤水煮黃豆，吃在嘴裏，滿口生香。在二姨家的餐桌上，還有熬小魚、鮮藕片。二姨說這小魚、藕片都是屋後的小河裏長出來的，新鮮着呢。

吃完飯，我就好奇地跑到屋後，看到那裏還有老農裸着腳，拿着工具，在波光粼粼的河裏捕魚、掘藕，我在河邊看着，跑啊跳啊，無比興奮，儘管這些人捕的魚、掘的藕，並不屬於我，但我已口福在先，在我的口腔裏，農家時令美食鮮美的味道，還在升騰氤氳，縈繞不散。

時光荏苒，歲月如梭，幾十年過去，外婆早已仙逝，可每年到了秋天，我就油然想起兒時在外婆家的情景。

秋天從倏然而過，變成永恆記憶，使秋天的色調格外濃稠，我與秋天，也因重溫這醉人的甜蜜，糅合得難以分離。

鄰居贈書

延靜



人與事
我與李玉成同住一幢樓，但直到這次他給我送來他的譯著《中世紀與文藝復興》之前，我對他如此熱衷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文化的研究，卻幾乎全無所知。

十八年前，我家搬到這棟樓後認識了老李，他住五樓，我們住十樓，上下樓有時見面，去附近公園散步也能遇上，因相互並不熟悉，只是打個招呼而已。

我們雖從同一個內地機關退休，但因機關很大，我在亞洲司上班，他在西歐司上班，互不相識也沒有什麼奇怪。

住在同一棟樓，見面多了，有時才簡單交談，感到老李人很隨和，言談不多，待人誠懇。一天到公園散步，看到他在河邊亭子裏拉胡琴，周邊還坐着一些人，多少有些詫異。

後來見到他，一問才知，原來他很喜歡拉二胡，退休後結識了許多二胡愛好者，都是退休人員，來自不同部門，出於自願，每周在公園相聚一次，練二胡並交換心得。有時幾天不見老李，我們就問他老伴，老李是不是上哪兒去了。她告訴我們，他在家看書，寫東西，誰也不能打擾他。但他研究什麼，寫什麼，我們沒理會，也沒有深問。

還聽說，老李為中央領導講過課。十幾年前，江澤民主席等領導要訪問歐洲，需要了解歐洲文藝復興的有關情況，老李接受領導安排，前去為中央領導介紹情況，講了幾個小時。但此事我們從來沒聽老李本人說過。

這次老李送來譯著，我們才幡然醒悟，原來他退休多年，仍然不

辭辛勞，勤奮筆耕，洋洋數萬言，就是他研究的成果。翻看這部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、多達三百五十頁的譯著，說實話有些並不很懂，但對他為此付出的辛勞，我們不能不由衷欽佩。

譯著最重要的是選準作品。這部譯著原作者為意大利學者歐金尼奧·加林（Eugenio Garin），是研究文藝復興問題的知名人士，在國際上有相當影響。

老李在意大利留學和後來在使館工作初期就注意到他，在使館任參贊時還見到過加林本人。所以選這部著作，據「譯序」說，還是因為英國歷史學會前會長丹尼斯·哈伊教授（Denys Hay）曾高度評價三位研究文藝復興的學者，加林就是其中之一。

老李發表過多部作品，參加過多個研討會，闡述他對文藝復興的看法。對文藝復興的源起、當時藝術繪畫的評價以及人文主義等，老李都有他獨到的見解。儘管如此，為了翻譯加林的這部著作，他還是下了很大功夫。除對原著字斟句酌，精心翻譯外，他還閱讀了大量的參考資料。這部譯著附錄索引竟上千條，包括中外書籍、研究論文、報刊評述等，出處、頁碼都一一註明，說老李為這部書嘔心瀝血絕不為過。

對於這部譯著，還有一首小插曲。書的扉頁上印有「李玉成 李進譯」字樣，我原以為李進一定是老李懂意大利文的同事或朋友，一問才知原來是他的兒子。老李告訴我，他兒子不懂意大利語，但大學中文系畢業，現在出版部門工作，給他很大幫助，也為本書潤色不少，可見老李為這部譯著問世考慮得多麼周全。曾是一位職業外交官的老李，到了現在，也可以說是一位學者了。

曹丕嗜葡萄

李丹崖



飲食男女
世人皆知曹操愛美食，其實，其子曹丕也是個十足的吃貨。這位「吃貨」除了愛食火鍋（饅頭之食）之外，尤愛吃葡萄。愛吃到什麼地步呢？這麼說吧，他清醒時吃，讀書時吃，酒醉時吃，口渴時吃，不但吃，而且還研究了葡萄的儲藏方法，且釀出了中國第一杯葡萄酒。

漢靈帝中平四年，曹操借病返回故鄉譙郡（今安徽亳州），在渦河邊上建造了一座精舍，名曰「讌令谷」，曹操在此「春夏習讀書傳，秋冬弋獵，以自娛樂」，這年冬天，一個健碩的男嬰呱呱墜地，他就是曹丕。讌令谷所在的這片土地，甚為豐腴肥沃，地產五穀多顆粒

飽滿，尤其是種植葡萄的農家異常集聚。曹丕自小就在葡萄架下玩耍，對這種紫彤彤的小東西很感興趣，葡萄熟了，吃下一顆之後，欲罷不能，據傳，曹丕三歲那年，就能吃下兩、三斤葡萄。

曹丕在《詔群醫》中有言：「三世長者知被服，五世長者知飲食。此言被服飲食，非長者不別也。」

這裏的長者，是指尊貴的人的意思，也就是說三代貴族，才能知曉如何穿衣；五代貴族才能知道如何享受美食。掐指一算，曹丕也算是五代貴族了，把幾顆葡萄吃出興致和情趣，是理所當然的事情。

在《詔群醫》中還有曹丕讚譽葡萄的語句：「中國珍果甚多，且復為說蒲萄（編按：即

葡萄）。當其朱夏涉秋，尚有餘暑，醉酒宿醒，掩露而食。甘而不飴，酸而不脆，冷而不寒，味長汁多，除煩解渴。又釀以為酒，甘於鞠藥，善醉而易醒。道之固已流涎咽唾，況親食之邪。他方之果，寧有匹之者。」

從上述文字的字裏行間不難看出，曹丕所釀的葡萄酒度數不低，因為「善醉」，但又醒得快，證明葡萄酒的品質還是可以的。所以，曹丕說，世間的水果，哪有能和葡萄相媲美呢？就是龍眼荔枝也要甘拜下風。

葡萄在中國人的審美裏，有這樣的寓意，紫氣東來，多子多福，甜蜜如意，總之，都是與「好彩頭」沾邊的。

古往今來，愛食此美味的又何只是魏文帝曹丕一人呢？

畫菊

李夢



西札記
轉眼又到秋天，逢菊花開，在天氣爽晴的日子裏，人們賞菊，飲菊花酒，感慨懷想，很有些深沉的情味在其中。

菊花常與梅、蘭、竹一道，被視作「花中四君子」。在不少中國畫家筆下，菊花有清雅脫俗的象徵意味，常被藝術家們用來自比，或抒發些對人對物的情緒。清末民初的畫家兼篆刻家吳昌碩，便是一位寫菊的好手。

吳昌碩的少年和青年時代，正遇上太平天國之亂。動盪中，他與父親幸運逃離，曾偏居一座名為「蕪園」的園子中。後來，吳昌碩考上秀才，後半生旅居多地，在杭州及上海等地以篆刻手藝謀生。他曾為康有為等人製印，還曾在一九〇四年於西湖附近山上創辦印社，也就是今天聞名於世的「西泠印社」。

好的篆刻家必精通筆畫，橫豎撇捺之間既有力道，又不乏靈氣。吳昌碩刻印尤其講究筆畫的曲線韻味，且關注字與字之間的關照及互動。他將篆刻刀法用在書法和繪畫中，於是，我們在他那些描畫花草的水墨作品中，見到異於常人的豪氣與風骨。

吳昌碩一生鍾愛描畫菊花之樣貌，他筆下的菊花，常常伴石伴水而生，一團團的，開得熱烈。那些聚在一起蓬勃生長的花束，有時是濃烈的朱紅或桃紅色，有時是深淺不一的黃色，更多時候是紅黃兩色間雜。而且，畫家在描摹這些情態與顏色各異的菊花時，並未依循過往工筆花鳥畫家之筆法，以精巧典雅取勝。他用行書乃至草書的筆法寫菊花，枝幹多用枯筆及飛白技法，花與葉則飽滿豐盈，令到那些畫中菊花不再是瓶中纖細瘦弱、供人觀賞的玩物，而是自然中活潑潑、大咧咧生長的野物，很有些不拘一格、灑脫自在的性情。

千萬不要以為畫家只是為畫花而畫花，那些枝葉與花瓣背後，其實藏了創作者深沉且綿密的心思。我們從吳昌碩這大大小小、情態各異的秋菊圖中，或也能見出些畫家本人對事對人的灑脫性情。吳昌碩晚年曾繪有一幅《牆根菊花可酌酒》，其中「牆根」二字呈現出菊花在不知名角落兀自盛開的場景，而「可酌酒」則分明是畫家本人的生活景狀。畫與人兩相對照，愈發顯出作者以畫自比的意圖。

如果說吳昌碩寫菊是以畫喻人，那麼生於清末的女畫家潘玉良則是以前畫作寄情相思了。這位傳奇女畫家半生漂泊他鄉，晚年在

巴黎遙望故鄉，卻歸鄉不得。她於彼邦創作的一系列油畫作品，要麼是豐腴性感的裸女，要麼便是那些瓶中花。

與吳昌碩畫中的菊花通常於戶外盛放不同，潘玉良筆下的菊花大多插在瓶中，置於窗前，或畫中裸女的身旁。那些菊花也是熾烈的，生命力旺盛的，讓人無端想到梵高畫中的向日葵。一九三七年，潘玉良辭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教職，去法國遊歷，從此旅居異鄉四十年，直至去世都不曾再回到故鄉，也不會再見將她救出泥潭的愛人潘贊化。潘贊化曾任職蕪湖鹽督，在任期間曾為誤入風塵的少女潘玉良贖身。潘玉良少時便經歷雙親離世，十三歲時被嗜賭成性的舅父賣入妓院，嘗盡世態炎涼後，幸得潘贊化相助。

潘玉良婚後從夫姓，對丈夫潘贊化的感恩也好，愛情也罷，更是維繫一生。當她晚年與愛人分隔兩地時，時常靠着描畫這些菊花寄託思念之情。在潘玉良的那幅《野菊花與線裝書》中，畫幅正中瓶裏插着一束開得正好的雛菊，背景處有一裝飾用的圓形碟子和若干本線裝古書。碟上繪有古代仕女圖，線裝書讓人想起詩文佳章，種種都是指向傳統、指向故鄉的。

遠在巴黎的畫家並不明言相思，而是藉由畫中花與書的意象寄情相思，其用情之綿密深厚，可見一斑。



▲潘玉良作品《野菊花與線裝書》

作者供圖

清潔後巷 刻不容緩

林也



HK 人與事
廁所和後巷，是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兩大污點。公廁近年改善了，但不少超過半個世紀甚至近百年的公廁，受地方所限，難以徹底改變，例如中環威靈頓街口的地下公廁，由一條狹窄石級下去，空間很小。但不能因此降低改善公廁設備的條件，舊中環街市的男、女公廁，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模式，落後社會發展三十年，也應重新設計，以適應今日的生活習慣。

最近有人提出美化後巷，終於一把聲音發出來了，後巷藏污納垢是長期問題，大家都像麻木了，很少聽說要加強清潔、做好衛生，更不用說美化。

尖沙咀、佐敦、油麻地、旺角幾處旅遊區，大小食肆林立，餐廳、酒樓、大酒店廚房的蔬果肉類殘渣垃圾，一般用大膠袋處理，有些卻擺在後巷，衛生問題尤為嚴重，這是遊客區啊。當局為吸引遊客，每晚在尖沙咀海旁、維港兩岸舉行「幻彩耀香江」，點綴都市繁華，香港的璀璨夜色確也是吸引。在美麗外衣披戴

下，掩飾市區的骯髒，滿以為遊客不到後巷。外國遊客看慣輝煌，他們也喜歡看街市，走小巷，探索當地居民生活的真實，看過幻彩，再看後巷，香港繁榮背後的社會問題暴露了。後巷衛生主要還是市民生活中面對的問題，長期不被關注，區內衛生環境惡劣，污水橫流，臭味熏天，老鼠滿街。

油麻地、旺角人口稠密，商市繁茂，食店比比皆是，後巷特別多，不少被商戶佔用。茶餐廳、飯店、雲吞麵舖、酒樓等各式食肆，佔用後巷洗碗，傾倒污水，擺放紙箱、竹籬，食物殘渣。還有拾垃圾的，精神病患的，囤積雜物在後巷，惹來蟲鼠，每到炎夏，蚊蟲亂飛，老鼠隨街走，通過渠口，進入民居，與後巷相連的住戶，受惡劣衛生環境影響，有苦難言。

定期清洗後巷，可以解決部分後巷的污垢，但原來由市政部門負責的洗街早已解散。洗街外判，外判商僱用長者工作，監管不足，只洗大街大路，後巷便成為三不理的地方。

清洗不到有管理原因，外判商無權處理商戶或他人囤積的雜物，或干預食肆洗碗倒污水，唯有迴避，不洗算了，免惹來口角衝突，甚

至襲擊。垃圾愈積愈多，只有當局可以解決，監督外判工作。

另外，有外判商在中午行人熙攘時洗街，水花四射，塵粒飛起，阻礙途人，衛生部門卻任由外判商亂舞。香港有很好的傳統習慣，早上七點前清理好街上垃圾，全城一新，市民在整潔街道上班，為什麼好的東西棄掉，壞習慣帶來？

旅遊區酒店、高級商廈、名牌店舖、食肆的後巷衛生近年改善，但仍有不少黑點，地面長期潮濕，冷氣機滴水，污水聚積，老鼠出沒，中環及尖沙咀皆可見。

美化後巷很好，然而，先別說美化吧，垃圾污水清除不了，擺滿鮮花又怎樣，在一個十天沒有沖涼的人身上穿上晚禮服，還是原來這個渾身臭氣的小子。美化的前提是清潔衛生，收拾乾淨了，綠化環境，紅花綠葉，呼吸中感到草木的味兒，這才算是美化。我抱以期望，但我不能樂觀，跨部門問題一向互相卸責，誰統籌起來，誰與誰配合，政府與區議會怎樣協調主導，統籌起來到施行，天曉得耗費多少年月。